

#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Action

尚必武 (Shang Biwu)

**内容摘要：**同西方伦理批评相比，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特征与突出贡献在于其建构了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系，并使之发展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模式。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中，伦理选择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具体的伦理选择活动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对应，读者只有对伦理选择有了充分的认识，才能对文学作品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密切相关，同时又受到伦理意识的制约和影响。问题在于，人有了伦理意识，是否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将伦理意识化为伦理行动并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呢？本文试图以托尼·莫里森的《慈悲》、伊恩·麦克尤恩的《蝴蝶》、《家庭制造》和《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为例，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物将伦理意识化为伦理行动，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如托尼·莫里森小说《慈悲》中的黑人奴隶妇女；第二，伦理意识混乱的人物未能受到应有的伦理意识的指引，从而做采取了错误的伦理行动，做出了不当的伦理选择，如伊恩·麦克尤恩小说《蝴蝶》和《家庭制造》中的两位叙述者；第三，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物并没有像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将伦理意识化为伦理行动，没有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如麦克尤恩小说《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中的帕克·斯帕罗。在前两种情况下，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基本一致，即伦理意识引导了人物的伦理行动。在第三种情况下，人物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出现了断裂，即便人物具有了区分善恶的伦理意识，但并未采取相应的伦理行动，未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伦理意识；伦理行动

**作者简介：**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7ZDA28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Action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oasts a distinct system of critical discourse as its important feature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which it has become a applicable critical mode. At the core of this system lies the notion of ethical choice. The specific actions of making ethical choice in a way contribute to the main content of literary works. Viewed in this light, only when the reader is adequately alive to ethical choice can he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One's ethical choice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his ethical identity while inhibited or influenced by his ethical consciousness. At issue is whether one's ethical consciousness will necessarily lead him to take ethical action and make ethical choice correspondingly. This article offers as examples Toni Morrison's *A Mercy* and three of Ian McEwan's works – namely *Butterflies*, “Homemade”, and “My Purple Scented Novel” – to further explore this issue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characters transform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to ethical action, thereby making the right ethical choice, as does the enslaved mother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Secondly, characters who lose their bearings for lack of the guidance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take the wrong ethical action, from which ensues the improper ethical choice; the two narrators in Ian McEwan's *Butterflies* and “Homemade” fall into this category. Thirdly, characters with ethical consciousness fall short of the reader's expectation since they do not further develop it into ethical action or make the right ethical choice. A case in point would be Park Sparrow in “My Purple Scented Novel”. In the former two cases, characters take ethical actions in line with their ethical consciousness; that is, it is ethical consciousness that guides or motivates their ethical actions. In the third case, however, a rupture between the two can be seen when the character does not take ethical action conforming to his ethical consciousness, neither does he make the right ethical choice.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nsciousness; ethical action

**Author:** Shang Biwu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nd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narratolog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biwushang@sjtu.edu.cn).

在回顾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时，苏晖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经过十五年的发展，以其原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成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展现了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团队在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方面成果斐然，为中国学术走出去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了范例”（苏晖 36）。

苏教授的总结和评价客观公允，切中肯綮。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由中国学者独创的批评方法，能够跻身被西方理论所占据的文学研究领域并且被国际学界所高度评价和认可，体现出以聂珍钊教授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使命与担当。

继出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14）一书之后，聂珍钊教授不断从多重角度推进文学伦理学批评，尤其是借助跨学科研究视角不断拓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边界。譬如，聂教授近年来所从事的将文学伦理学与生态批评、语言学、认知科学相结合的研究。<sup>1</sup>2020年8月，由聂珍钊、苏晖两位教授主编的五卷本《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卷《文学伦理批评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研究的结果。该书重点考察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批评、美学、精神分析、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叙事学、形式主义批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交叉与融合。蒋承勇指出：“追求跨学科研究和构建新的学科体系是当下与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新趋向”（蒋承勇 62）。确实，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文学跨学科研究都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也不例外。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正如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本体是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研究的本体依然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这个角度出发，则不难理解聂珍钊教授于2020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长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在笔者看来，该文的初衷和重要目的就是就将我们的学术目光再度聚焦到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基础理论上。

文章伊始，聂教授再度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加以界定，即“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它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运用其专有术语解读文本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分析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解剖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分析伦理选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不同的伦理选择中寻找道德启示，发挥文学的教诲功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71）。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提取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如下关键信息：1.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批评理论与方法；2.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3.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以伦理为视角；4. 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作品中伦理问题；5.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是帮助读者获取伦理启示，实现文学的教诲功能。任何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都脱离不开其特有的术语和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也不例外。早在2014年，聂珍钊教授

1 参见聂珍钊：“论人的认知与意识”，《浙江社会科学》10（2020）年：91-100；“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20）：87-101；“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外国文学研究》1（2020）：22-33；“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9）：115-121；“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中，就以“附录”的形式提供了 53 个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其中包括了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环境、兽性因子、人性因子、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伦理禁忌等，由此建构了其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系。

在这些术语中，伦理选择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用聂珍钊教授的话来说，“伦理选择不仅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概念，而且也是它的理论基石”（聂珍钊，“导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6）。在他看来：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在完成第一次生物性选择即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还要经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自然选择只是从形式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伦理选择才真正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伦理选择在性质上同自然选择完全不同，前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后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经过伦理选择，人才有了善恶的观念，才有了人性，才最终成为伦理的人。因此，伦理选择是关于如何做人的选择，是人通过教诲和学习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过程。（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3）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体系中，自然选择解决了人如何获得人的外形的这一问题，在生物学上解释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外在差异；在文学伦理学体系中，伦理选择解决了人如何获得伦理意识、产生善恶观念这一问题，在伦理学上解释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内在差异。正是在这种区别性意义上，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的生物性选择并没有把人完全同其他动物即与人相对的兽区别开来，而人是通过伦理选择才真正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的。人类的生物性选择与伦理选择是两种本质不同的选择，前者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质的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7）。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一文的脚注中，聂教授补充解释道：“ethical selection 同 ethical choice 的区别在于，前者指人获取本质的整个伦理选择过程，后者指构成整个伦理选择过程的具体的选择行动。在中文语境里，由于无法找到完全与它们相匹配的中文术语，只能用‘伦理选择’分别表达英文中的两个不同术语”（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3）。在该文的另外一处，聂教授再次强调：“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中，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不仅是核心术语，而且也是其他术语的基础。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的整个过程是由无数个自我伦理选择活动构成的，这些具体的伦理选择活动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集中描写，而且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内容”（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7）。在笔者的理解中，ethical selection 是相对宏大的一个概念，主要把人作为整体即人类来看，旨在以是否具有善恶观念的伦

理意识为标准，解释在历史和文明进程中，人类在具有人类的外形后如何从内在本质上与统称为兽的其他动物区别开来；ethical choice 则大致指鲜活的个体在文学作品中所作出的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一文中，聂珍钊教授指出：

伦理选择是在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对如何做人的选择，也是对人的身份的建构和确认。伦理选择活动往往是由人的身份决定的，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建构新的身份。实际上，对人物的性格、心理、情感、精神进行分析和评价，也是对具有某种伦理身份的人的伦理选择活动进行分析和评价。（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7）

根据上文，人物的伦理选择与其伦理身份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复杂多样的。只有对伦理选择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对人物和作品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和理解。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由于文学作品记录和评说人一生中所经历的一个个选择，这就决定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批评应该是对具体的伦理选择的分析和批评”（聂珍钊，“导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10）。如果我们把伦理选择看作人物在文本的故事世界中所采取的行动，那么该行动除了与人物的伦理身份相关之外，主要受到哪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呢？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来看，答案在于伦理意识。聂珍钊教授以幼儿为例说明伦理意识之于伦理选择的重要性。他说：“幼儿的自我身份确认以及随后的伦理选择，都是教诲（教与学）的结果。没有教诲，幼儿的伦理意识难以产生，也不能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75）。

受到聂珍钊教授的启发，笔者思考的问题是，人有了伦理意识，是否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将伦理意识化为伦理行动，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呢？在笔者看来，对于该问题回答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物将伦理意识化为伦理行动，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如托尼·莫里森小说《慈悲》中的黑人奴隶妇女；第二，伦理意识混乱的人物未能受到应有的伦理意识的指引，从而采取了错误的伦理行动，做出了不当的伦理选择，如伊恩·麦克尤恩小说《蝴蝶》和《家庭制造》中的两位叙述者；第三，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物并没有像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将伦理意识化为伦理行动，没有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如麦克尤恩小说《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中的帕克·斯帕罗。在前两种情况下，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基本一致，即伦理意识引导或驱使了人物的伦理行动。在第三种情况下，人物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出现了断裂，即便人物具有了区分善恶的伦理意识，但并未采取相应的伦理行动，未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在《尼格马科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开篇便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1）。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在通常情况下，在文学作品中，人物一旦获得了区别善恶的伦理意识，大多会采取正确的伦理行动，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即便这种选择有可能将人物置于某种难以解决的困境中。比如在托尼·莫尼森的小说《慈悲》中，不知名黑人奴隶妇女请求白人雅克布带走自己年幼的女儿弗洛伦斯，让她作为奴隶来抵消主人多尔格特拖欠的债务。按照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路径，该起“卖女为奴”的事件是贯穿整个作品的伦理主线，也是小说的核心事件，被弗洛伦斯、雅克布和黑人奴隶妇女反复叙述了三次。围绕该起事件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发生弗洛伦斯的母亲恳求雅克布带走自己的女儿来抵消主人多尔格特拖欠的债务这一违背人伦关系的行为？”（尚必武，“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慈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15）无论是雅克布还是弗洛伦斯都将黑人妇女的行为看作是狠心抛弃的行为。但实际情况是，在黑人奴隶妇女的意识里，这是她将女儿带出多尔格特种植园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多尔格特种植园，黑人奴隶妇女没有任何的身体自由，随时都有被侵犯肉体的危险，而她发现来访者雅克布是一个眼睛里没有邪恶的人，因此他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解救弗洛伦斯的人。作为一个黑人奴隶妇女，既然自己不能像《宠儿》中的塞斯一样狠下心来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以阻挡她成为奴隶的命运，那么她能做到的就是替女儿找一个更为善良的奴隶主，过上比自己更好的奴隶生活。在这种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她宁肯背负“卖女为奴”的骂名，冒着可能被女儿误解的风险，但也一再坚持让雅克布带走自己的女儿，做出了与其作为母亲这一伦理身份相一致的伦理选择。从这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她之所以如此狠心地把女儿送给别人做奴隶，实在是情非得已。她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为代价，跪倒在地，请求雅克布带走女儿弗洛伦斯，甚至为此背负抛弃女儿、‘卖女求荣’的骂名，她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内心深处的‘慈悲’，是对女儿无比深沉的爱”（尚必武，“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慈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17）。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在文学作品中，人物伦理意识一旦出现混乱，没有受到伦理意识的正确指引，就很容易会采取不当的伦理行动，做出不正确的伦理选择，甚至是伦理犯罪。譬如，在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蝶》中，主人公是一个没有下巴的男孩叙述者。他在侵犯了九岁的女童简之后，狠心将她抛到被污染的运河中，残忍地夺去了这个年幼女孩的生命。身体畸形而内心孤寂的叙述者原本可以从小女孩简的一声问候而收获一段友谊，摆脱孤独，结果他却受到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将她引向人迹罕至的运河边。在实施猥亵行为之后，男孩占有简的原始欲望逐渐被企图夺取她生命的恶念所取代，最终将她抛进发臭的运河。笔者曾指出，伦理意识混乱的男孩“接连触犯了‘恋童’与‘弑童’的两重伦理禁忌。从诱骗简、性侵犯简，再到杀死

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男孩伦理身份的根本变异：他由一个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畸形少年，沦落为一名危害社会的问题少年；由一名需要社会关注的弱者变成了一颗危害社会的毒瘤”（尚必武，“‘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84）。在麦克尤恩的另一部短篇小说《家庭制造》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家庭制造》中，叙述者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他在身体上逐渐发育成熟，渴望早日进入成人世界。在努力进入成人世界的过程中，伦理意识出现混乱，试图通过和自己的妹妹发生性关系来改变和确立自己作为成年人的伦理身份，引发了伦理混乱，触犯了乱伦的伦理禁忌。在父母不在家的那天晚上，叙述者承担起了照顾妹妹康妮的责任。不过，受到无法自拔的性欲的驱使，他把自己的妹妹想象成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或者是一个电影明星，由此将她变成一个自己可以从容地发泄性欲的对象。通过“过家家”的游戏，他诱使妹妹同自己发生了性关系。最终，伦理意识混乱的叙述者“肆意夺走了妹妹的贞操，蜕变成诱奸幼女的罪犯，触犯乱伦大忌，坠入道德犯罪的深渊”（尚必武，“形式美学的道德旨归：麦克尤恩《家庭制造》的文学伦理学解读”88）。

在莫里森的《慈悲》中，我们见证了具有伦理意识的人物采取了积极的伦理行动，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而在麦克尤恩的《蝴蝶》和《家庭制造》中，我们发现了伦理意识混乱的人物如何实施了违背伦理的行动，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堕入伦理犯罪的深渊。值得注意的是，在有的作品中还存在一种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现象，即人物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之间的断裂。譬如，在麦克尤恩的小说《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中，叙述者帕克·斯帕罗剽窃了其朋友乔斯林·塔拜特小说书稿，也偷走了乔斯林的成功。两人就如同交换了人生：帕克成为举世闻名的小说家，步入上流社会，生活富足，而乔斯林被拉下神坛，跌入底层，生活穷困潦倒。在这个被颠倒是非、伦理混乱的世界中，清白无辜的受害者沦为名誉扫地的窃贼，人人喊打，而掩耳盗铃的偷窃者登堂入室，引人追捧。尽管在作品中的多个地方，我们都能发现帕克意识到了自己错误的行为，具有善恶分明的伦理意识，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伦理意识转化为应有的伦理行动。在小说中，帕克承认了自己剽窃的恶行，但对于自己偷来的人生既“不打算物归原主”，也没有澄清事实和恢复乔斯林名誉的打算，而是以“错就错了”的姿态，继续享受不该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富有的物质生活。笔者曾经指出，帕克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错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帕克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剽窃行为不会给乔斯林带来伤害，继而在这种想法的主导下，他毅然实施了这一不该有的剽窃行为，但这一行为给乔斯林带了巨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帕克承认自己的剽窃行为属于“恶行”，继而读者可以借此把他的文字作为“供词”，但他又没有纠正错误，拒不归还从乔斯林处偷来的一段人生”（尚必武，“《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作为事件的文学剽窃案及其伦理阐释”18）。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德性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按照德性生成的东西，无论是公正还是勇敢，都不能自身是个什么样子，而是行为者在行动中有什么样子。第一，他必须有所知；其次，他必须有所选择，并因其自身而选择；第三，在行动中，他必须勉励地坚持到底”（亚里士多德 30-31）。如果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和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观点展开对话，大致可以将亚氏的“所知”对应于伦理意识，即对善恶的意识；“选择”大致对应于伦理选择；“行动”大致对应于伦理行动。在文学作品中，无论人物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之间是一致还是存在断裂，都涉及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交锋和此消彼长，都丰富了我们把伦理作为世界建构方式的理解，即“在叙事虚构作品所编制的故事世界中，人物具有特定的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为了维护故事世界的稳定性，人物必须遵守特定的伦理秩序。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人物也会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Shang 48）。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本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复杂伦理关系中，对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解剖，分析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剖析伦理选择的过程，揭示不同选择给我们带来的道德启示，发现可供效仿的道德榜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5-6）。

### 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尼格马科伦理学》，苗里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Miao Liti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3.]
- 蒋承勇：“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外国文学研究》3（2020）：61-72。
- [Jiang Chengyo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020): 61-72.]
- 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外国文学研究》（1）2020：22-33。
- [Nie Zhenzhao.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20): 22-33.]
- ：“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19）：115-121。
- [—.“On Brain Text and Language Generating.”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019): 115-121.]
- ：“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20）：87-101。
- [—.“Ethical Mechanism of Language Gener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2020): 87-101.]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7): 26-34.]
- ：“论人的认知与意识”，《浙江社会科学》10（2020）：91-100。
- [—.“On Human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0(2020): 91-100.]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导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聂珍钊、王松林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33。
- [—.“Introduction: Theoretical Basic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ds.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Beijing: Peking UP, 2020. 1-33.]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2020): 71-92.]
- 尚必武：“‘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外语教学》3（2012）：82-85。
- [Shang Biwu. “‘The Art of Unease’: An Exploration of Ian McEwan’s *Butterf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2012): 82-85.]
- ：“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慈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外国文学研究》6（2011）：14-23。
-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 Exploration of *A Mer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 14-23.]
- ：“Ethical Ways of World-making: Re-reading Ian McEwan’s *Atonemen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1 (2019): 47-58.
- ：“形式美学的道德旨归：麦克尤恩《家庭制造》的文学伦理学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2013）：84-88。
- [—.“The Moral End of Formal Aesthetics: An Exploration of Ian McEwan’s ‘Home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2013): 84-88.]
-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作为事件的文学剽窃案及其伦理阐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0）：11-19。
- [—.“‘My Purple Scented Novel’: The Event of Plagiarization and Its Eth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2020): 11-19.]
- 苏晖：“学术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十五年发展历程回顾”，《外国文学研究》5（2019）：34-50。
- [Su Hui. “Academic Influ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2019): 34-50.]